

# 蔣公恩德畢生難忘

萬墨林

## 當年保命一大內幕

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，我因為在上

海從事抗日地下工作，被日本憲兵隊用計誘捕，詳細經過已在中外雜誌連載，中外圖書出版社印行的「滬上往事」書中登過，這裏不必重提。但是，我那一次落入日本憲兵、敵偽漢奸的掌握，由於我奉杜月笙先生之命，負責上海的地下工作人員的接濟與連絡事項，全上海地下工作重要人物的動態，也只有我可以摸得一清二楚，職是之故，敵偽把我抓到，的確如獲至寶，因而在被羈押的一百九十天之中，嚴刑毒打，拷掠備至，幾於所有的酷刑全都用過，我咬緊牙關抵死不招，使敵偽雙方終告一無所獲，上海地下工作組織與人員賴以保全。——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日本憲兵隊和汪偽組織的特工總部，怎麼會輕易的將我釋放，這其間還有一個大大的內幕。

此一內幕，當年在京滬一帶，知者頗多。在大後方，則僅祇少數關係人物，知之甚稔。那時候，中樞要人，前我國駐日大使，時任全國賑濟委員會委員長許世英先生，奉故總統 蔣公之命，常駐香港。由杜月笙先生等諸君子協助，負責接運淪陷區裏的忠貞之士，軍政兩界名流，逃離陷區，轉赴重慶。一方面使他們能為抗戰大業協

力，另一方面也是免使他們為日本軍閥所利用，遂行日方「以華制華」的陰謀毒計。

許世英先生的這一項重大任務，屬於半機密性質。有許多事情必須親赴重慶報告或請示，因此，許世英先生乃經常僕僕風塵，奔走於重慶、香港之間。二十九年十二月下旬，我被日本憲兵誘捕下獄，在當年也算一樁不大不小的事件。其實，我萬墨林不居官常，不支俸給，僅祇激於愛國熱誠，以及對於民族救星，最高領袖 蔣委員長之由衷崇敬，方始因杜月笙先生之一言，在黃浦灘上出生入死，冒險犯難，給上海地下工作主持諸君子跑跑腿，當當差，由軍事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先生，給了我一個駐滬通訊員的名義，聊充陣前小卒，情報尖兵，我個人已經是至感榮幸，受寵若驚。所以，當時我做夢也沒有想到，我的被捕會蒙 蔣委員長的廬念關懷，並且由 蔣公的一語交代，救了我的一條性命。

我在上海羈獄，慘遭毒刑，日本憲兵、汪記特工，千方百計，用盡心機的逼我招出上海地下工作主要同志的姓名、地址和聯絡方式。牽一髮足以動全身，我的招與不招，對於敵我雙方俱屬同等重要。因此，十二月下旬許世英先生又度飛渝，晉謁 蔣委員長。指揮抗戰，日理萬機的最高領袖 蔣公，便鄭重其事的交代了許世英先生

一句話，他說：

「你回香港的時候關照杜月笙，不顧一切，要把萬墨林救出來。」

蔣公仁慈，天下所知。但是在抗戰時期，公務如此繁忙，蔣公以國民黨總裁，兼任最高統帥，怎麼會顧及渺小不足道者如萬墨林？而作此鄭重其事的特別交代。往後若干年裏，不知有多少親戚朋友，私下討論過我的此一殊榮，此一生死關鍵。但是我却始終覺得以杜月笙先生的分析最為中肯，比較接近事實。

杜月笙先生認為，蔣公當時係以上海地下工作同志為念，因為我是一個沒有經過訓練的自動投效者。蔣公唯恐我受刑不過，一旦供出名單地址，將使上海地下工作同志有全體受害之虞。同時，蔣公為憫念我的一片愚忠，一個客串的地下工作者不幸落入敵手，使得仁慈偉大的 蔣公頗表同情。

## 千方百計救出虎口

但是，在那個時候，杜月笙先生想要把我救出虎口，無異與虎謀皮。因為日本憲兵，和汪記特工正在把我搶來奪去。兩方面都急於逼出我的口供，進而把上海地下工作人員一網打盡，企圖建立奇功。——從而可知杜月笙先生奉 蔣公



民國三十五年三月，故總統 蔣公自重慶飛抵上海巡視，在上海市府禮堂召見地下工作同志中著有功勳之人員，頗多嘉勉，右起第二人即為本文作者。

之命營救萬墨林，是多麼艱鉅的一項任務。杜月笙先生着手營救我時，陶希聖先生恰在九龍根德道住家，也在杜月笙先生的週密保護之下。因此陶希聖先生對於這一段經過清楚之至。陶希聖先生曾經寫過文章加以敘述，茲予摘錄如次：

### 「萬墨林被捕」

「當然，我更關心萬墨林先生在上海的情況。二十九年十一月三十一日，他在大馬路金山飯店門口被捕。他被帶到四馬路捕房虹口日本憲兵隊，極可斐爾路七十六號（汪記特工總部，——筆者註）。他被灌開水，上老虎燈，受過各種殘酷的刑訊。他始終不肯供出蔣伯誠以及其他地下工作同志的住址和姓名（墨林的腦子裏，記住很多朋友的住址和電話，他是地下抗戰工作者的總交通。若是他放鬆一句話，不知有多少同志被捕。——陶希聖先生原註）。

「當時，杜月笙先生着人帶口信給七十六號一班人，說了這樣的三條：

「一、我們總有一天要見面，你們應留下見面之情。

「二、你們要幹，大家幹。

「三、銅鈿麼，好講。

「這三條果然有效，墨林的朋友們花了法幣十六萬，以後墨林便免於拷打。最後由金鼎勛奔走說項，交五十三家商店聯保，才獲保釋。」

陶希聖先生所記是香港方面的事，在上海，過程却更驚險曲折，高潮起伏。當年七十六號汪記特工總部係由李士羣、吳四寶當家。我進七十六號則是落在吳四寶的手裏。吳四寶這個敵偽時期的混世魔王，原是杜先生的朋友季雲卿的司機，他當然不敢不買杜先生的賬。早在杜月笙先生的三條傳到上海以前，內人已經花了十萬塊錢，買通了李士羣之妻葉吉卿，由葉吉卿下「令」，不准再拷打萬墨林。當杜先生命上海恆社同人設法救我，恆社同人又花了十六萬上下打點，通過好幾層關節，所以那以後敵偽對我果真不用上刑了。過了兩個多星期，我仍然不能覓保開釋，杜月笙先生很着急了，他便派一位「日本通」李北濤先生冒險到南京，帶了一批相當貴重的禮物，去找偽財政部長兼偽特工委員會主任委員周佛海開門見山打交道。當其時周佛海也深知杜月笙先生留在淪陷區裏的力量不可輕侮，所以他才一口答應保全我的性命，而且馬上就打電話到上海，下令七十六號：

「萬墨林性命保留，人要優待。」

內人賄買葉吉卿時，恰值李士羣赴廣東辦事。他回到上海，曉得了葉吉卿收賄，以老閻娘的

身份越俎代庖，下令七十六號的狗腿子不得上刑。李士羣這個老共產黨非常光火。李士羣的心狠手辣是出了名的，他一回上海，就斷然不會放過逼我招供的機會，前議必定全部推翻。因此，李士羣返滬之初，可以說人人都在爲我捏一把冷汗。然而，人有千算，天祇一除，就在我危在旦夕，性命難保的當兒，周佛海的電令到了。

那時節李士羣還不曾搭上汪精衛的線，周佛海是他的頂頭上司。頂頭上司的命令他不敢不遵，但是他還在癡心妄想，要從我的身上撈到一票大功勞。因此他很巧妙的耍了一手「借刀殺人」之計，把我移送四馬路總巡捕房，用主使暗殺僞上海市長傅筱庵的罪名，讓巡捕房繼續用酷刑逼供。

這又是一道很難得過的生死關口，所幸退休納福的黃金榮黃老板在巡捕房裏仍舊擁有莫大的勢力。總巡捕房督察長劉紹奎又是杜月笙先生面上的人。由劉紹奎親自出面，三言兩語交代下去。總巡捕房裏就沒有人敢下我的手了。所以李士羣的借刀殺人之計落空，我在總巡捕房受了四十天的優待。

### 兩度召見溫語勗勉

杜月笙先生命李北濤先生奔走京滬之間，把營救我出獄的工作責成李先生全權辦理，但我遲遲不能獲釋，香港方面杜月笙催促速辦的電報如雪片般飛往上海。李北濤先生焦灼異常，迫不得已，他便改走其他路線，利用他和日本人的特殊關係，準備花一筆巨額運動費，收買日本人，把

我騙出總巡捕房，搭船逃往香港。

詎料事機不密，竟爲周佛海所偵知。他唯恐李北濤先生的計劃實現，使他對杜月笙先生那邊不好交代。於是立刻下令七十六號僞特工總部，到總巡捕房索回萬墨林，還押七十六號。一個星期以後，周佛海想還是不放心，他又派人到上海，把我押解到南京，乾脆收押在南京大牢二十五號裏。

於是我在南京又繫獄二十六天，其間周佛海還一度命人押我去跟他談過話。二十二天後，噩運又當頭了，因爲日本憲兵又來爭奪。周佛海不敢反抗日本憲兵，只好把我交了出去。我再從南京押解到上海，關進虹口日本憲兵隊，一進門就挨了一頓東洋拳脚。然後繫獄三個多月，方由李北濤先生上下打點，到處托人情，終於以五十三家店保獲得釋放。

陶希聖先生也曾寫文章如此這般的說：

「這是他第一次被捕。第三次是在三十一年之冬。當時，蔣伯誠先生在上海中了風，住在福履理路。伯誠的太太首先被捕，墨林和曹俊、王先青等十幾位同志同時被捕。墨林被帶到貝當路日本憲兵隊，因爲他患慢性腹膜炎（便是第一次被捕時被打出來的毛病，直到三十五年後的今天，猶未痊愈。——筆者註），轉大西路宏恩醫院，再轉西蒲石路。與伯誠們住在一起，便於養病，經過了六個月，才被釋放。」

我在上海第二度落於敵軍之手，繫獄半年及獲釋經過，「滬上往事」一書中已經寫得很詳細了。

就由於抗戰八年期間，我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這種種表現，使我在抗戰勝利後獲得生平僅有的殊榮。民國三十五年二月十二日，故總統

蔣公偕夫人自重慶飛抵上海。這是蔣公伉儷八年抗戰勝利以後頭一次回到上海來，上海五百萬市民傾城而出，歡欣若狂，夾道歡迎，歡呼聲浪直上九霄。情況之熱烈爲上海有史以來所僅見。二月十四日那一天，蔣公伉儷在上海市政府禮堂，召見抗戰時期上海地下工作同志有功人員。在一千餘位冒險犯難，九死一生的同志之中召見了五六十位。其中有蔣伯誠夫人杜麗雲女士、吳開先、王微君、莊鶴禔、姜夢麟、朱雯、呂思潭諸先生以及筆者。蔣公會致詞嘉獎慰勉，對我們與敵僞作殊死鬥的事蹟語多勗勉。訓話後還攝影留念，筆者有幸被安排在第一排的正當中，肅立恭聆蔣公的訓誨，當時內心之中的興奮鼓舞，的確不是言語筆墨所可形容的。

抗戰八年期中，我不過爲苦難的國家民族盡過這麼一點點微力，像我這樣的出力方式，相信任何一位愛國同胞都能做得到。

然而抗戰勝利以後，我所獲得的報償真是太多太多了，多得使我直到如今猶仍深感慚惶，除了蔣公偕夫人第一次召見，溫語訓勉。我還榮獲國民政府頒贈「勝利勳章」。國防部授予海陸空軍乙等二種獎章，國防部情報局聘我爲設計委員。戡亂之役，自港來台，又蒙蔣公在總統府第二次召見。如今民族救星，最高領袖蔣公與世長辭，天人同悲，回首前塵，誠不知涕淚之何從了！